創傷，Trauma 1933–1938

Chapter 2

成年後的瑪麗蓮似乎依然對她童年發生的事情耿耿於懷，她經常將那些故事告訴朋友和記者。在她的故事中，毆打她的艾達一家狂熱地信奉宗教，有的寄養家庭則不歡迎她，但她從來沒有具體指出是哪個寄養家庭。不過，她總是對格雷絲和安娜讚不絕口。全球各地的報紙雜誌都刊登了這些故事，很多事情都進入公眾的視野，比如荷里活兒童援助協會孤兒院的負責人曾要求她洗一堆盤子、打掃廁所、擦地板。1955 年《大銀幕》（*Silver Screen*）中寫道：「不知道總統是誰的山區居民卻有可能會背誦瑪麗蓮的生活細節。」

這些故事幫助她成為她那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她從一個孤兒成長為一個大明星，像灰姑娘一般從貧窮走向成功，實現了一個女版的美國夢。其他電影明星的童年都沒有經歷過如此多的重創——雖然鍾．歌羅馥、烈打．希和芙（Rita Hayworth）和拉娜．特納（Lana turner）的童年也很艱苦，但仍然不及瑪麗蓮悲慘。「幾乎所有荷里活明星的人生故事都有灰姑娘和霍瑞修．愛爾傑（Horatio Alger, Jr）[32]的影子，」一位記者寫道，「不過瑪麗蓮的故事超越了所有明星。如果有評論家批評她習慣性遲到，公眾反而會站在瑪麗蓮這邊，因為人們總是會想起以前的她曾悲慘地在骯髒的環境中做苦工，洗『令人恐懼的堆成山的髒盤子，只為了每月賺五美分』。」

她的故事是否真實？她的傳奇是否是杜撰的？我的研究表明，雖然她有時對自己的童年經歷有些誇大其詞，但她的故事確實是真實的。格蘭戴絲崩潰之後，瑪麗蓮的童年開始變得複雜起來。讓我們先按時間順序來敘述那些表面的故事，然後再一層層揭開故事背後隱藏的秘密，去研究她說過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話，從而還原一個真實的瑪麗蓮。請記住一點，格蘭戴絲在住進州立精神病院後，瑪麗蓮遭受了很多的非難。在那個時代，她的身世被認為是不合法的，她只能靠補助金生活，但當時許多美國人把接受福利視為一種恥辱。她的家人被確診患有精神病，那時人們認為這種病是遺傳的，並且患者必然會不斷地惡化。

1934 年的一天晚上，八歲的瑪麗蓮住在格雷絲的公寓裏。她躺在床上，不經意間聽到格雷絲在隔壁房間和朋友們聊天。朋友建議格雷絲不要當瑪麗蓮的監護人，因為她有「家族遺傳病」。他們說瑪麗蓮的外祖父、外祖母、兄弟和母親都是「精神病人」，她將來也會和家人一樣，變成一個瘋子。「我邊聽邊躺在床上發抖，」瑪麗蓮回憶說，「我當時不知道什麼是精神病，但感覺不是什麼好事。」不久之後，她知道了格蘭戴絲的病情。對於敏感的瑪麗蓮來說，她意識到自己將面對殘酷的命運，她也害怕自己的餘生會在瘋癲中度過。

格蘭戴絲得病之後，格雷絲離開了瑪麗蓮，讓她繼續與阿特金森一家一起住在阿博爾街的家裏。格雷絲的決定似乎是正確的，因為格蘭戴絲也許很快就能康復並返回家中。瑪麗蓮的學校離家很近，她的朋友也住在附近。阿特金森一家似乎很喜歡瑪麗蓮，他們能夠照顧好她。格雷絲除了有全職工作外，還在出演一些戲劇，她從來都沒有失去過對表演的熱愛，正是這種強烈的興趣引領她來到了荷里活。1934 年，格雷絲的侄女搬走後，她有了更多的空閒時間，但這些時間還不足以讓她撫養一個孩子。阿特金森是格雷絲的朋友，她可以在探望瑪麗蓮的時候順道拜訪他們。格雷絲住在荷里活市中心的洛代街，距離阿博爾街只有十分鐘的車程，按照格蘭戴絲和她多年的習慣，周末她會帶著瑪麗

footnotes

32 霍瑞修．愛爾傑是 19 世紀的美國作家。愛爾傑的小說風格大多一致，均描述一個貧窮的少年是如何通過正直的品格、不懈的努力和少許的運氣取得了最終的成功。

蓮去看電影，然後去餐館用餐。她一如既往地對瑪麗蓮說，妳將成為第二個珍．哈露。

格雷絲的公寓在荷里活工作室俱樂部的對面，這個俱樂部是為有理想的女演員準備的廉價住處。1920 年代有影響力的荷里活女演員和男演員的妻子擔心荷里活的一些公寓會成為招攬妓女的場所，所以籌集資金建造了荷里活工作室俱樂部。當瑪麗蓮來看望格雷絲的時候，她告訴瑪麗蓮很多明星都曾在工作室俱樂部裏住過。這個地中海風格的洛杉磯建築由建築師朱莉亞．摩根（Julia Morgan）設計，非常具有紀念意義。瑪麗蓮作為一名荷里活女星，早年也曾在俱樂部裏住過。

然而，格雷絲並沒有幫助瑪麗蓮成為女演員。在格雷絲的支出明細裏，沒有送瑪麗蓮去學習演藝和歌唱這一項。在荷里活，想把孩子培養成電影演員的母親無處不在，比如莎莉．譚寶（Shirley Temple）、蓓蒂．葛萊寶（Betty Grable）、琴吉．羅渣斯（Ginger Rogers）和茱地．嘉蘭（Judy Garland）的母親都是如此。格雷絲在電影業沉浮多年，她有廣闊的人脈關係，但卻並沒有用在瑪麗蓮身上。她用這些人脈幫助丈夫歐文（多克）．戈達德（Ervin (Doc) Goddard）開啟了演藝生涯，並在 1935 年與他結婚了。格雷絲對於瑪麗蓮成為電影明星的幻想也僅僅是處於「幻想」階段而已。

不過，格蘭戴絲得病後，格雷絲接管了格蘭戴絲和瑪麗蓮的全部事宜。其實她可以選擇不這樣做，但她不想看著格蘭戴絲和瑪麗蓮兩個人都住進州立精神病院。夢露家的親人沒有住在附近的，除了馬里恩．夢露的妻子奧利芙．夢露（Olive Monroe），但她在丈夫 1929 年失蹤後艱難地撫養著三個孩子，馬里恩離開時並沒有留給她一分錢，因此她不是寄養瑪麗蓮的理想人選。由於格雷絲仍對艾達．博倫德心存芥蒂，所以她並不想讓瑪麗蓮回到艾達身邊，儘管艾達後來聲稱她曾去看望過瑪麗蓮，並帶她去大都會州立醫院見格蘭戴絲。據萊斯特．博倫德說，當時他們家的房子住滿了寄養的孩子，已經沒有瑪麗蓮可以住的地方了。

1934 年末，格雷絲向法院提交了讓格蘭戴絲在大都會州立醫院住院的文件。醫院的監管者表示，格蘭戴絲的精神和身體狀況不佳，沒有辦法出庭，並且在「無限期的時間」內都無法出庭。1935 年 3 月，格雷絲向法院提出請求，希望能指定她為格蘭戴絲的法定監護人，以便她出售格蘭戴絲的房屋和物品，來支付她的花銷。請願書被認可後，格雷絲在春季開始了售賣。格雷絲的阿姨安娜．勞爾買下了格蘭戴絲為瑪麗蓮購買的鋼琴，並把它放在自己的公寓裏，這一舉動表明她知道瑪麗蓮的存在，並且很喜歡這個孩子。這架鋼琴象徵著瑪麗蓮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青年時期的瑪麗蓮在荷里活自力更生當小明星，她把鋼琴漆成了白色，效仿 1930 年代電影裏常出現在摩登藝術場景中的白色鋼琴，它是優雅和精緻的象徵。

瑪麗蓮與阿特金森一家住在一起，直到 1935 年 6 月格雷絲賣掉了阿博爾街的別墅。之後他們搬進了位於格倫科街的房子，依然在荷里活山上且距離阿博爾街很近，一些傳記作家認為阿特金森一家搬回英國了，但事實並非如此。1935 年的洛杉磯人口普查登記了他們住在這個地址，但瑪麗蓮的名字並沒有位列其中。喬治．阿特金森參演了 1936 年的荷里活電影《小公子》（*Little Lord Fauntleroy*）和 1939 年的《來福士》（*Raffles*），他和妻子莫德．阿特金森於 1942 年 6 月出席了瑪麗蓮的婚禮。1944 年 3 月 9 日，莫德．阿特金森的訃告刊登在《洛杉磯時報》上，其中指出她在過去的 25 年裏都居住在南加州。

阿特金森一家離開後，格雷絲必須找個地方安置瑪麗蓮。她並沒有把瑪麗蓮帶在身邊，而是把她託付給了一對生活在阿博爾街附近的夫婦哈維．吉芬（Harvey Giffen）和埃爾希．吉芬（Elsie Giffen），他們的女兒是瑪麗蓮在學校裏最好的朋友。哈維．吉芬是 RCA 唱片公司的音響工程師，埃爾希是家庭主婦，負責撫養孩子。那時的瑪麗蓮九歲了，性格安靜且遵守紀律，還總是願意幫助他人，似乎是個完美的孩子。無論她在艾達家經歷了什麼，艾達終究還是把她培養成了一個好孩子。吉芬一家表示願意撫養她後，格雷絲也徵得了格蘭戴絲的同意，於是瑪麗蓮搬進了充滿愛心的吉芬家。

瑪麗蓮很喜歡吉芬一家，他們有個養著熱帶鳥類的鳥舍，包括長尾小鸚鵡以及其他會說話的鸚鵡。她被鳥迷住了，並且喜歡給牠們餵食，與牠們交談。後來吉芬一家計劃搬到新奧爾良，想帶她一起走，但格蘭戴絲不同意。於是，格雷絲詢問雷金納德．卡羅爾和他的妻子是否願意撫養瑪麗蓮，他是格蘭戴絲在統一電影業公司的同事和朋友，和家人一起住在洛杉磯。如果他們同意撫養瑪麗蓮，那麼她將繼續生活在洛杉磯，但格蘭戴絲再次拒絕了。

吉芬一家在 7 月份離開洛杉磯後，格雷絲開始帶著瑪麗蓮和她一起生活。她告訴瑪麗蓮不必去孤兒院了，這讓瑪麗蓮大大減輕了心理負擔，因為她不想去一個周圍都是陌生人的地方。一些傳記作家認為，在格雷絲的自身情況被評估為有能力撫養瑪麗蓮之前，法

律要求格雷絲必須將瑪麗蓮送進孤兒院，但格雷絲十分聰明並且善於處理，順利地避開了這些規定。那時多克．戈達德可能已經在格雷絲身邊了，他和格雷絲打算結婚。他的孩子與前妻一起生活在德薩斯州，未來他有可能會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所以他並不想撫養瑪麗蓮。

多克是個來自德薩斯州的「牛仔」，高大帥氣、溫文儒雅，來到荷里活就是希望能成為一名電影演員。他在電影中扮演一些小角色，後來成了喬爾．麥克雷（Joel McCrea）的替身，喬爾．麥克雷經常在牛仔電影和犯罪戲中扮演硬漢的角色。多克比格雷絲年輕十歲，比格雷絲高一英尺，但他倆常常把年齡和身高上的差異拿來開玩笑。他的兼職工作是搞發明，把車庫當作車間，做些電動小配件，但他從演藝事業和創造發明中都賺不到錢，而他在德薩斯州的孩子都還很小——埃莉諾（Eleanor，比比）九歲、弗里茨（Fritz）七歲、約瑟芬（Josephine，諾娜）五歲。

格雷絲並不介意多克朝不保夕的低收入。那時的她 30 多歲了，年齡太大不能再參加荷里活的派對了，於是她期待著與英俊瀟灑的多克結婚。格雷絲認為組建新的家庭是她的首要任務，瑪麗蓮排在第二。多克對前妻和子女的撫養責任並不明確，但他可能會寄一些物品給她們。1935 年 8 月初，格雷絲和多克在拉斯維加斯結婚了，安娜．勞爾出席了婚禮，但瑪麗蓮沒有出現。一個月後，也就是 1935 年 9 月，格雷絲把瑪麗蓮送進了孤兒院。多克與他的孩子們一起生活似乎是斬釘截鐵的事了，但是他們在 1940 年之前並沒有這樣做，他的孩子仍在德薩斯州。

以上所述的一系列事件，背後還有一個特殊的故事，這涉及瑪麗蓮所指的八歲時自己曾遭受性侵犯。她在 1953 和 1954 年接受編劇本．赫克特（Ben Hecht）採訪時提到過這件事，那時本．赫克特將為她的自傳代筆。她還向傳記作家莫里斯．佐洛托講述了童年遭受性侵犯的故事，後者在 1960 年撰寫了一本瑪麗蓮的傳記。1962 年，瑪麗蓮去世前的幾個月，她在接受攝影師喬治．巴里斯採訪時詳述了這個故事。巴里斯的訪談本計劃在 *COSMO POLITAN* 雜誌上發表，但隨著瑪麗蓮的去世，刊登計劃也被取消了。之後，巴里斯把這個故事賣給了全球各地的報紙，並被廣泛報道。瑪麗蓮去世後不久，巴里斯的採訪本可以作為傳記作家的參考資料，但他們大都忽視了這個採訪。我在 2010 年與巴里斯交談時得知，除了格洛麗亞．斯泰納姆之外，沒有其他瑪麗蓮的傳記作家和他聯繫過，格洛

麗亞．斯泰納姆為巴里斯給瑪麗蓮拍攝的照片配文，撰寫了一本簡短的傳記。因此，瑪麗蓮對性侵犯事件最詳盡的描述就這樣被忽略了。

瑪麗蓮說這一切在她八歲時發生了。當時撫養她的家庭把房子分租給了一個名叫坎摩爾（Kimmel）的人，他年過半百，對人嚴厲卻很有禮貌，大家都很尊重他。有一天晚上，坎摩爾先生叫瑪麗蓮去他的房間，等瑪麗蓮進入房間後，他便把門反鎖了。他開始摟抱她，雖然她亂踢、掙扎，但都無濟於事。他做了他想做的事，並告訴她要做一個好女孩（在巴里斯的採訪中，瑪麗蓮表示那次性虐涉及愛撫）。坎摩爾先生讓她離開房間時，給了她一個五美分的硬幣，讓她去買雪糕吃。她把那五美分硬幣扔在他的臉上，然後把這件事告訴了阿姨，但阿姨不相信她（瑪麗蓮把所有的寄養母親都稱為「阿姨」）。「妳太無恥了，」阿姨說，「坎摩爾先生是我房客，他的品性大家都有目共睹，不可能做出這種事。」瑪麗蓮回到自己的房間後，趴在床上哭了一整夜。

瑪麗蓮曾在接受《巴黎競賽畫報》（*Paris Match*）的喬治．貝爾蒙特（Georges Belmont）採訪時說，性侵她的人真名不叫坎摩爾，她通常會改掉她童年故事裏的人名，以隱藏他們的身份。如果她在八歲時遭受了性侵，那麼當時的她是和阿特金森一家住在阿博爾街的房子裏，從 1933 年 10 月到 1935 年春天格雷絲賣掉房子，她和阿特金森一家在阿博爾街的房子裏住了將近兩年。格蘭戴絲在 1933 年 6 月將她帶到荷里活的時候，她就已經和他們住在一起了。

瑪麗蓮的大多數男性傳記作家認為被性侵的故事是虛構的，因為她的第一任丈夫吉姆．多爾蒂說，瑪麗蓮嫁給她時還是處女。因此，他們得出結論：瑪麗蓮童年時期並沒有被性侵過。然而他們似乎從沒有留意過研究兒童性侵案例的專家的說法——性侵犯通常會用愛撫的方式，而不是性交。一般性侵者都不想留下證據，所以不會在受害者身上留下印記。即便在今天，成年人性侵兒童的罪行判決主要是依據兒童的證言，因為實物證據通常不存在，性侵者基本上都不會承認自己有罪。

瑪麗蓮在 1962 年接受巴里斯採訪時，描述了具體的愛撫行為。「他把手放在我的裙下，然後觸摸了我從未被人觸碰過的地方。」她說，不相信她的阿姨還打了她耳光。瑪麗蓮告訴她的表妹艾達．梅（Ida Mae Monroe），在被侵犯後她覺得自己很骯髒，洗澡洗了好幾天之後才覺得乾淨些。這種試圖通過反覆淋浴或沐浴讓自己覺得乾淨的做法，是性侵

受害者的典型行為。

她在《我的故事》中將性侵者命名為坎摩爾先生，導致瑪麗蓮的一些傳記作家將英國演員默里．金內爾（Murray Kinnell）認定為那個性侵者。但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除了喬治．阿特金森認識金內爾之外。他們二人都與著名的英國演員喬治．阿利斯合作過，阿利斯有操控自己電影的權力，多次起用之前合作過的演員做配角。金內爾就是其中之一，而阿特金森則是阿利斯的御用替身。金內爾是銀幕演員公會的創始人，他住在西木區的比華利格倫大道上，距離霍士的攝影棚很近，阿利斯就在那裏拍攝他的電影。西木區距離荷里活露天劇場和阿博爾街的房子很遠。

性侵者可能就住在格蘭戴絲家裏，她的房子有四間臥室。瑪麗蓮佔了一間，格蘭戴絲需要一間，來自英國的阿特金森一家租下了第三個臥室，餘下還有一個房間對外出租。如果排除了金內爾的犯罪嫌疑，那麼性侵者可能是喬治．阿特金森和多克．戈達德其中的一個，這兩個年長的男人在瑪麗蓮八歲時都在她身邊。在喬治．阿利斯的自傳中，他對他的替身阿特金森評價不是很高，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阿特金森可能就是「元凶」。

阿特金森是個可悲的人，這個老演員做過很多演員的替身，但是他本人卻「從未有機會真正地扮演一個角色」。現在的他什麼都不是，只不過是個影子罷了。但他內心卻感覺自己無比重要。他覺得自己長得像明星，穿得也像明星，散步時會下意識地擺出明星般的姿態。在攝影師面前，他模仿阿利斯的姿勢，已經徹底把自己當作明星了。

在阿利斯的描述中，阿特金森是個裝腔作勢、東施效顰的人，是一個缺乏自我的影子，膨脹的自尊心驅使他把自己當成了阿利斯，並且完全沉浸在阿利斯的明星光環裏。在《我的故事》中，瑪麗蓮把這對英國夫婦描述成快樂且無憂無慮的人，他們之前是雜耍演員，教她玩呼拉圈、紙牌以及拋接橘子。阿特金森作為阿利斯的替身，他的形象與阿利斯非常相像，並且這兩個人都 60 多歲了。曾在阿利斯的電影中參演的貝蒂．戴維斯（Bette Davis）將阿利斯描繪成一個有英國紳士風度卻又不拘小節的好色之徒。「他又小又黑的眼睛裏充滿了悲傷，他繃緊的三角形的嘴似乎總是壓抑著無法釋放的快樂。」他經常扮演英國政治家，詮釋著平靜面對大蕭條的英雄主義和災難來臨時的獨立性。

瑪麗蓮在接受莫里斯．佐洛托採訪時稱性侵者為「K 先生」。她把此人描述為一個嚴肅的老人，穿著黑色的西裝，在上衣口袋裏放著一塊金色的手錶，一條金鏈露在外面，而這正是喬治．阿利斯的穿著。阿利斯在生活和電影中都扮演著英國紳士的角色，所以他總是戴一副單片眼鏡。我們可以想像，一直模仿阿利斯衣著和行為舉止的阿特金森，很有可能也打扮成了這個樣子。

瑪麗蓮告訴她的朋友 —— 荷里活導演讓．尼古拉斯科（Jean Negulesco），在她八歲時一個老年演員強姦了她。她告訴《電影故事》（*Photoplay*）雜誌的編輯阿黛爾．懷特利．弗萊徹（Adele Whiteley Fletcher），她並不願意回想電影公司經理對她的種種不好，因為他們會讓她想起八歲時性侵她的人。格雷絲曾說，她之所以把瑪麗蓮從阿特金森家帶走，是因為發現他們並沒有好好對待瑪麗蓮。1959 年，瑪麗蓮在紐約舉行的一個晚會上，與演員工作室[33]的同學佩姬．弗勒里（Peggy Fleury）的丈夫說起了那次性侵。瑪麗蓮說，她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她並沒有像許多遭受類似侵犯的受害者那樣患上精神病。

多克．戈達德有可能是性侵者嗎？瑪麗蓮在 1937 年與多克和格雷絲一起生活時，他曾試圖愛撫她，他對瑪麗蓮的傳記作家弗雷德．吉爾斯承認了這一行為，尊重多克的吉姆．多爾蒂也知道這件事。這可能是多克唯一一次醉酒失控的行為，但也有可能他早有前科。

我找到一些採訪和報紙上的文章，發現了一些關於多克這個人的信息。1935 年 8 月 19 日，《洛杉磯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報道了多克和格雷絲一周前曾去過拉斯維加斯。文章中寫道，他是 1933 年來到洛杉磯的，而不是瑪麗蓮的傳記作家所寫的 1935 年。如果《洛杉磯時報》是正確的，那麼瑪麗蓮第一次受到性侵時，也就是格蘭戴絲發病的時候，他恰恰就在荷里活。同年，格雷絲把他介紹給執導西部牛仔影片的阿爾．蘭熱爾（Al Rangell），蘭熱爾給他安排了一個小角色。多克陸續接演了一些小配角，之後成了喬爾．麥克雷的替身。

事實上，多克．戈達德不只是個溫文儒雅的德州牛仔，他還是個廣受男性朋友歡迎的男人，喜歡去酒吧喝酒，和男性朋友聊天。他太沉迷於泡吧了，以至於經常在晚餐時遲

footnotes

33 *1947* 年在紐約成立的戲劇學院，對 *1950* 年代的美國戲劇和電影產生了巨大影響，以「方法派」聞名。知名校友有：馬龍．白蘭度、瑪麗蓮．夢露、茱莉亞．羅拔絲（*Julia Roberts*）等。

到好幾個小時。除了在電影中飾演小配角以及偶爾賣點他自己做的小零件之外，他幾乎無事可做，處於半失業的狀態，直到 1938 年生產飛機零件的阿德爾精密零件公司僱用了他。1930 年代，位於南加州的飛機產業發展迅速，加上為了籌備 1938 年可能與德國展開的戰爭，飛機產業的技術工人嚴重不足。正如一些傳記作家所說，在 1938 年之前，多克確實沒有為阿德爾工作過，因為阿德爾是 1938 年才創立的。

多克為人友好，但在他搬到荷里活前，他在德薩斯州的生活簡直是一部悲劇。他是柯士甸市一個顯赫家族的後裔，他的父親曾是德薩斯大學柯士甸醫學院的院長，但他自殺了，而多克的母親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住在精神病院裏。多克曾經是一名醫學生，但是他在 1925 年娶了第一任妻子後就退學了。因為他有過學醫的經歷，所以被稱為「醫生」[34]。在比比、弗里茨和諾娜出生之後，多克和妻子在 1931 年離婚了。

孩子們在母親的監護下住在德薩斯州。據比比說，他們的母親情緒不穩定，因此把他們安置在寄養家庭中，但寄人籬下的他們遭受了非人般的待遇，諾娜也說過相似的經歷。比比甚至堅稱，瑪麗蓮所說的那些童年遭受不公待遇的故事，是從自己在德薩斯州的經歷中獲取的靈感。她的話有可能部分是真實的，但瑪麗蓮在寄養家庭中確實過得不是很好。比比非常依賴多克和格雷絲，因此不希望他們被指控有不道德的行為。她有自己的理由來質疑瑪麗蓮童年故事的真實性。

根據多克離婚的條款，他有探視子女的權利，但他並不想獲得子女的監護權，也沒有阻止前妻將子女託付給有虐待孩子傾向的寄養家庭。事實上，多克和妻子的離婚判決書上顯示，多克沒有出現在最後的聽證會上。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認他身上擁有一種迷人的魅力。瑪麗蓮在青春期後期，寬恕了多克與她之間發生的所有不快，並且與他的關係開始變得親密起來。瑪麗蓮在 1942 年給格雷絲的信中，稱呼他為爸爸。1950 年代初，格雷絲掌管瑪麗蓮工作上的業務時，多克也在協助她。

性侵事件還有一種可能性。我的證據表明，性侵發生在 1933 年年底，這可能直接導致了格蘭戴絲在 1934 年 1 月發病。一些作家認為，致使格蘭戴絲發病的原因有以下三點：她的兒子傑基離世，82 歲的外祖父蒂爾福德．霍根也在去年春天自殺了，還有她供職的電影剪輯工作室爆發了罷工。但是，1928 年她的母親去世了，一年後她的弟弟馬里恩也失蹤了，她在這雙重打擊下依然挺了過來。多年來，她所在的電影剪輯工作室也經歷了各種罷工和危機。她在 1933 年買了新房，然後把房子的大部分都租給阿特金森一家是為了還貸款，這表明她的狀態越來越好。另一個可信的證據指出，她還買了一輛新車。格蘭戴絲似乎準備好了應對一切潛在的問題，直到自己的女兒被性侵了。

瑪麗蓮在巴里斯的採訪中表示，當她把遭受性侵的事告訴寄養母親時，寄養母親抽了她耳光，因為她竟然指認「明星房客」有犯罪行為。換句話說，她的寄養母親認為瑪麗蓮編造了這起性侵事件。那個時代的思想觀念是：只有下層階級的男人才會調戲女孩，而且是被性侵的女孩先勾起了男人的性慾。一個被尊稱為「先生」的傑出人士是不可能犯下這樣的罪行的，所以她認為必定是瑪麗蓮在說謊，或者這起性侵事件完全是由她引起的。

瑪麗蓮經常使用假名來掩蓋故事中人物的真實身份，她在這裏說是她的寄養母親，而不是她的生母。不過喬治．阿特金森的確是格蘭戴絲的「明星房客」，因為阿特金森一家的租金能夠幫她支付每月的房貸。格蘭戴絲發病之後，就再也沒有在那裏住過了。瑪麗蓮成名後，她對女兒成了性感偶像而不滿。隨著格蘭戴絲的年紀越來越大，她開始反對自己 20 多歲時性行為應該開放的思想。她希望女兒登上《女士家居月刊》（*Ladies' Home Journal*）的封面，而不是淫蕩的男性雜誌。

瑪麗蓮告訴喬治．巴里斯，她被性侵後開始變得口吃。她還告訴他，口吃與性有關，且男性口吃比女性更頻繁。她是對的，而且往往是嚴重的創傷會造成女性的口吃。雖然瑪麗蓮努力控制著她的口吃，但她從未完全克服過。在她緊張時，她的口吃尤其厲害。當她對《電影故事》的阿黛爾．懷特利．弗萊徹講述遭受的性侵犯時，她開始口吃。當她在電影裏說台詞時，口吃也是一個問題。現代的語言治療師認為，瑪麗蓮柔和的聲音和她的面部表情可能是掩蓋口吃的策略。

她告訴莫里斯．佐洛托，她小的時候不與大人說話是因為害怕自己會口吃。那個在韋恩．博倫德面前侃侃而談、充滿好奇心的瑪麗蓮成了大人面前害羞的「老鼠」。她在學校裏也不說話是因為擔心自己被老師叫到，她會在回答時口吃。「我天性害羞，口吃使我

footnotes

34 英文中「多克」也是「醫生」的簡稱。